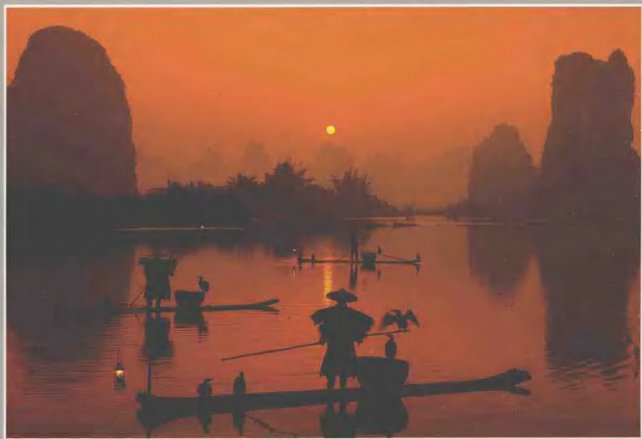


中华文影录





一八九四年，壳牌首次进入中国。一百年一年后的今天，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庆祝一九九五年——壳牌（大中华）集团迈向新世纪。

中国正经历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华文影录》驻足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展现古朴的风景和人物。本书采用了西方人的特有手法——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与一位年轻的英国摄影家的摄影作品相结合。希藉此书推崇中国及其文化并表达壳牌对这个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非凡国度的尊敬和赞美。

本书的重点是回顾过去。尽管如此，它受到孩子的鼓舞与启发并以此献给今天和未来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未来。

中华文影录



中华文影录

摄影 : James Philip Nelson
文学研究 : Ashkaine Hora Adema
前言 : 金马伦 Nigel Cameron



本书之构思源于布伦南 Tim Brennand
壳牌（中港）集团主席（1988-1993）

策划总监 胡湛文 Jamie Walls
壳牌（大中华）集团
集团公共事务经理

策划经理 Tina J. Pennington
公共关系顾问

设计 David Hughes
David Hughes Design Pty Ltd

摄影顾问 Miles Barth
纽约国际摄影中心
档案及藏品主任

佳博出版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继园下里十五号地下
电话 852-2856 3896 图文传真 852-2565 8624
代理壳牌（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一次出版

照片及照片说明©1995 佳博出版制作有限公司，
壳牌（香港）有限公司与 James Philip Nelson。
前言©1995 佳博出版制作有限公司，
壳牌（香港）有限公司与金马伦 Nigel Cameron。

已申请英国图书馆在版编目

版权所有。未得版权持有人事先许可，不得复制，
储存，或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电子、机械等方法
传送本书任何部分。如欲转载，请向出版人提出书面申请。

香港印刷
ISBN 962-217-430-2

封面：鸬鹚捕鱼，广西桂林
封底：湖南茶洞的小学生



序言 11

前言 13

中南部 27



新疆·宁夏 63



上海 95



西藏 121



东北 141



内蒙古 155



照片索引 184

鸣谢 191



序言

那是百多年前的事。一八九四年，壳牌首次进入中国。一百零一年后的今天，为纪念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壳牌（大中华）集团庆祝一九九五——迈向新世纪的一年。《中华文影录》把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摄影相结合，向中国及中国文化致敬意，也表达壳牌对这非凡的国家的尊敬与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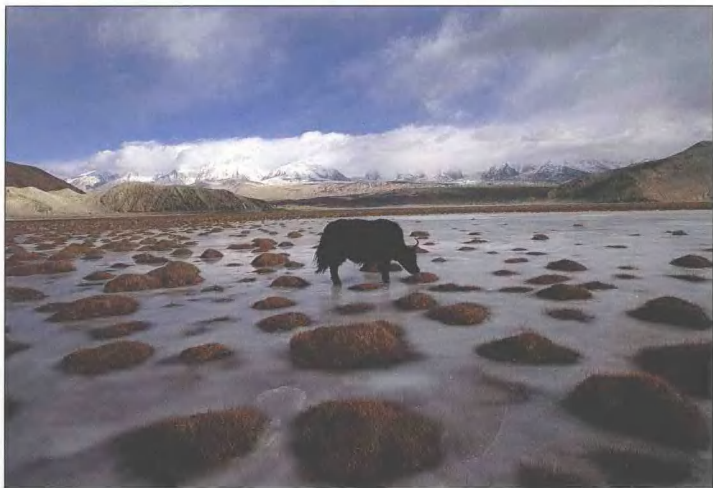
《中华文影录》源于一个真实的独创构思。本书把过去一百年中中国文学的精萃作品与当代摄影佳作结合，因此它不仅仅是一本精彩的摄影集。更确切地说，它通过文字与视觉记录，引发读者对中国的深邃思考。

书内的文学作品摘录，亦即照片说明，表达强于描述，使《中华文影录》更富立体感。一些文学摘录有意烘托摄影作品的整体气氛与主题，其余的则比较著重文字与照片内容配合。例如，其中一段作品摘录自古华的《芙蓉镇》，讲述炎热的夏日里，孩子在乡下一条小溪的清流里玩耍。这段摘录配合两幅非常生动的照片：一幅是几个孩子在塘堰上泼水戏耍，另一幅是一个小孩用力摇桨划着小船。接著的一页是极具说明性的「结合」，摘录了舒婷「馈赠」一诗。诗的开首描述了一个池塘，与前页的照片呼应，但整首诗很快便发展成一个情感、想像与欲望的世界。就此而言，照片的作用是引发读者的想像力，而不只是为文学作品提供图像解释。

当然，这种处理方式既可以吸引读者，也可以令读者感到困惑。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两个人对同一本书或同一幅照片的看法总是不尽相同。基于这种创新精神，希望《中华文影录》这个文学与摄影结合的形式，能够启发读者的想像力和思想。

英国摄影家 James Philip Nelson 透过照相机镜头与亲眼所见，把中国的风景和人物捕捉下来。在阿姆斯特丹出生的 Ashkaine Hora Adema 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研究，摘录，使文与景交相辉映。最后由久居香港金马伦 Nigel Cameron 执笔写前言，探讨中国文学的历史，及其对过去一百年现代中国散文与诗歌发展的影响。

谨此希望，这个创作班子，以他们创新及敏锐的眼光和观察，向东西方读者展现一幅充满魅力的图画：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也许这是一幅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阐释的图画，但是这幅画迷人而独特，就如中国一样。



前言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一向是个谜。对这个拥有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的国家认识如此贫乏，了解如此不足，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地理上与西方相隔太远。在有航空交通以前，到中国去得花很长的时间，故此几乎所有来中国的西方人都早有一定目的——或者是为国出使，或者是由商业机构派到中国做贸易生意。

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无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大门基本上不对外开放。

但是仍有另一个原因。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极少能看得懂中国文字，它像谜一样，深不可喻。大多数古文明的文字都以字母形式书写，但中文不同，中文一开始便以一个一个个的「形体」出现，每个自成一体。要看懂一段最简单的文章，你也得掌握几百个这样的字，而不是三四十个字母。

中国人自己学中文往往也要花很长的时间。结果，中国的文化悠长而辉煌，但中国称为古文的书写文字，只有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知晓，普通百姓则知之甚少。因此，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看过多少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

语言的差异通常是国与国之间互相了解的障碍，但就中文而言，因其书写形式，更是成为外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就像万里长城，历史学家已指出，长城不仅是一道天然屏障，也是一道语言屏障，它划分出以中文作为主要语言的地区）。

在中国，直至十九世纪末反对声四起，二十世纪废除古文以前，识读，这种早已被西方人视作与生俱来的权利仍与大多数中国人无缘。在中国，文字的障碍横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直至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废止古文后，中国老百姓才开始用日常用语的文字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古文传统

西方人如果能够对记录中国过去三千多年灿烂文明的文言文文学有所了解，一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很早就有文字著述，这些作品表达了中国人对理想政府的渴求和构思，以及人事与人际关系的道德和准则，它们是中国文学的奠基石。这批作品统称为《十三经》，而且成为中国以后历代科举制度（世界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与整体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对此应该有所了解。这里所引用的是宋朝的《十三经》版本。

首先要看的是「五经」。《诗经》据说是经孔子删定的，最早的作品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诗经》收录的抒情诗、民歌与庙乐乐章，大部份都可以吟唱，可惜因为另一部经书的遗失，这些古乐今日已不复闻。《尚书》论述周朝天子的治国之道，以及为君者对臣民的期望。这部经书大部份内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到三百年。《易经》，公元前九至三世纪的作品，讲述古代占卜之术，却富有哲理内涵。《礼记》，论述人的行为，作为完善人际关系的准则，并旨在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春秋》，周朝鲁国的编年史。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孔子就出生于鲁国。《春秋》叙事简洁，成为后世史家的典范。可惜，《乐经》在汉代(公元前二零六至公元二零零年)遗失了。

「五经」之后出现的是解释经书的集注，然后是补充集注的《论语》和《孝经》。《论语》记载孔子的学说，极有影响力的《孝经》则订下一套严谨的中国道德标准。《论语》和《孟子》(孟子是与希腊的欧基里得 Euclid 差不多同时期的人物)作为文体模范，是两部极受尊崇的作品。「四书」大部份亦由这两部书组成。自十二世纪起，中国学者即以两书教授年轻人，向他们灌输中国思想。

总而言之，这些经书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行为、规范、道德，以及其他无数事情制订了大原则和最细微的小节。这一大批作品的成书时间，大约与古希腊哲学家、剧作家和评论家的著述时间相若。希腊先哲对人生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在西方广为人知的 Confucius——中国圣人孔夫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他的生存年代略早于柏拉图 Plato(公元前四二七至三四七年)，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与数学家欧基里得(约公元前三百年)。因此东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基础几乎是在同时期以文字形式加以记载的。

不过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因为随著耶稣降临，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的教义混合，继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奉上帝为一尊的中心思想与以超自然信仰为道德标准的执著，胜过了希腊哲学的非宗教本质。由此而产生的综合体成为西方文化开花结果的基础，西方文学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

遥远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文化冲突。《十三经》的经典成就，从来没有遇到任何强大足以彻底改变其内容，或者与其融合的宗教思想。佛教从印度传入，在中国逐步流传发展，仍然未能影响这些经书。中国从来没有把佛教或者某种宗教提到「国家」事务的高度翻开一页页的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的组织，政权以及法律均以世俗原则而非宗教思想作基础。中国文学受到经典哲学的莫大影响，自然与西方文学截然不同了。

直至一九二零年以日常用语形式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止，中国的书写文字完全没有文法上的曲折变化。每个字的读音与含义都无法改变。例如，英文名词 cost「价值」，可变化成为形容词 costly「昂贵」，costlier「更昂贵」；而动词 behave「守规矩」，可以有时态表达过去式 behaved「守了规矩」和正在进行式 behaving「正守规矩」。中文文法甚至比英文文法更僵硬，文法由字的次序决定，字句的意思一般由上下文决定，非个别字是动词、名词或形容词而定。如 but「不过」，if「要是」与 although「虽然」之类的连接词用得很少。中文通常没有时态，而名词是单数还是双数往往也不清楚。

中文文言文确实是直接而流畅的语言，只留骨干而不多枝叶文字。英文俚语 more haste, less speed「欲速不达」的言简意赅处与中文如出一辙。但 no sooner said than done「说到做到」就完全不同。意大利文的 detto fatto 反而与中文效果一样。

所有视为文学的作品就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文言文大师会觉得这种文字奇韵铿锵而意思饱满。英国詹姆斯一世皇朝修订的圣经同样音韵流畅，并且，有如「四书」的文言影响后世中文一样对后来的英语影响深远。修养未够的，还勉强明白其中的意思；不过如果你只能读懂翻译后的文本，你也许仍会明其意思，但是恐怕难以感受到那种令人振奋的文字美。

中国文学卷帙浩繁，但绝大部分作品只关注如何去了解经书的内容；评论其意义；考据辩证，特别是从经书内为国家统治与思想潮流找注脚。中国诗歌形式简洁，较容易显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及特点。不过，要想将中国诗歌从原文翻译成对等的外文，很多时候根本办不到，更令本来已经不容易的翻译难上加难。勉强译出来是可以做到的。中文每字一读音而且(像其他文字)意义多重。如前所述，中文里少用像连接词之类的辅助字去更明白地表达意思，因此更增加了理解与翻译的困难。唐朝诗人卢纶的一首绝句就是明证。句内每字意思明显：

林暗草惊风
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
没在石陵中

有人把这首绝句译成英文如下：

Grass rustle through dim woods,
Warriors shoots into night,
Dawn finds arrow-plume
lost in rocky heights.

译者是个中国人，译句读起来似乎与中文相近；但可不是英文！译诗的难度是要用另一种文字写一首与原作用相当的诗。且看另一个译本：

Dark woods, grass startled by the wind:
In the night the general draws his bow,
at dawn they search for its white feather
lost among a jumble of rocks.

这个译本力求在中文字的断音与英文句的流畅间求取平衡，但和原文的感情仍相去甚远。我们最后只好接受事实：从意义上讲，中文字和它相应的英文词并不完全等同。

中国文学里，诗词与散文从前只被视为教育大众的一种传播媒介。因此收录在经书内。这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圣经里厚重的经书与犹太人的法律。

就这一点也有不同的意见。北宋(十一世纪)诗人魏泰说道：「诗者述事以记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中，则情见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诗人如果将感情直述无遗，不留餘味，「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这番见解，为东西方众多诗论添上新的定义。

儒家思想既为主流，影响之下，所有严肃文学趋于说教，目的是向世人提供仿效的行为榜样。「四书」对这一点已说得清楚，历代各家各派学者亦永无休止地加以评论。间或有主张文学的艺术成就应该仅次于其宣扬道德的任务，而诗歌除娱人外别无更高尚的目的，因此并不足取。就「道德标准」这个论点，大诗人白居易(七七二至八四六年)批评南朝梁陈期间(六世纪)的诗歌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他的儒家文学观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叙述唐玄宗(七一二至七五六)因迷恋杨贵妃而疏忽朝政，最后为保帝位而被迫让杨贵妃自杀身亡，悲剧收场。就作品而论，《长恨歌》深于诗而多于情，但「怨尤物，窒乱阶，垂诫于后来者也」却是背后的道德寓意。尽管如此，这首不朽诗歌的艺术价值比其道德寓意是稍胜一筹的，至少现代读者会这样认为。

早在晋朝(三世纪),陆机已经把儒家文学观说得清楚:「伊兹文之为用,因学理之所因,恢万理之无闕,通亿载而为津,俯瞻则于来叶,仰观像于古人」。陆机的诗论,与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影大相径庭;李杜的杰作远离传道之功能。理论就是这样在古典文学批评的历史里来回摇摆。

在文学之道的学术争辩声里,中国语言熠熠生辉。中文不像别的语文,有各种文法上所须的字词,令读者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中文以简洁而近乎雕琢的固有表达力,用一串连续闪现的意思将讯息传给读者,毫不费力便达到一种多面性效果;西方作家里只有天才人物才会领悟这种效果的妙谛。我们可从许多人的诗歌里至少感受到这一点。下面的一首诗就是例子。这首汉武帝的作品无疑是作为唱吟而作,古诗体裁,其中用到语助词:

罗袂兮无声,玉搊兮尘生
虚房冷兮而寂寞,落叶依乎重扃
望彼美之(语助词)女兮,安得感余心之(语助词)未宁

翻译大师韦理(Arthur Waley)把这首诗译成英文,但平淡无味,最后一句更与原文相去甚远:

The sound of her silk skirt has stopped.
On the marble pavement dust grows.
Her empty room is cold and still.
Fallen leaves are piled against the doors.
Longing for that lovely lady
How can I bring my aching heart to rest?

诗人庞德(Ezra Pound)把这首作品写成一首不错的英文诗,即使称为他的创作也可无厚非。但他的诗与原作为天南地北。女作家洛威尔(Amy Lowell)靠一位懂中文的人逐字解释,创作了另一个版本,但却流于冗长且欠自然。也许硬要心隔删去英文连接词和文法成份,反而有助不懂中文的读者领略原作的品味。

No whisper now of silken sleeves
in the courtyard powdered with dust.
In the empty room, chill, silent
a fallen leaf leans at the closed door.
The eye seeks in vain to glimpse her beauty,
In my heart still no peace.

抒发忧伤的诗歌与描写自然之美的诗歌同样动人心弦,或令人振奋,或舒缓情绪,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得很克制,用平静的语言叙述令人激动的事情或情景。如果概括评论中国诗歌表现激情的程度,「冷静」的确是首先想到的形容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世纪。然后场景转变了,与其说像舞台剧不如说更像电影。情节更紧凑,更亲切而且较少含糊其词。开创这一局面的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约八一—至八五八年)。李商隐不少作品以现实生活里的炽热爱情作题材,使老一辈的翻译家望之却步。他的诗至微妙处引人遐想,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的「伊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商隐的伊人有些甚至点明其名,且是暗暗狂恋的对像,与以前诗歌普遍采取的若即若离态度完全不同: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中国最杰出的女诗人,宋朝的李清照(一零八一—至一一四零年)则从女性的角度将这一题材加以发挥。